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注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音義服與音餘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

知儒服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音義少詩照反注同衣於既反注所衣也衣少所居同逢掖上如字下音亦長丁丈反注同冠章古亂反注而冠焉冠長所居同章甫殷冠也單衣本亦作禪音丹袪去居反疏正義曰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

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為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徧知今古之事也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須衣所居之鄉也丘不知儒服者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衣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譏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注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是蓬蓬為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為戲明此時意以為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

袂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令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為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為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秖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

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音義行下孟反下力行同遽其據反急也數色主反下同更古衡反代也注同一音加孟反卒七忽反大音泰朝直遙反擯必慎反相息亮反為于偽反下為孔子同疏正義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遽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也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注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

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注席陳也珍善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聘召懷忠信之德以待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音義強居兩反又如字下同　疏正義曰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孔子所答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為夫子布席也故注云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脩立已身終始之事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者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脩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力行以待取者言已脩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其自立有如此者謂自脩

立己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注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音義慢音慢易以豉反下險易同粥徐本作鬻章六反卑謙貌一音羊六反愊普力反一音逼謂愊怛也怛怛丹達反驚怛也本或作恨者非疏正義曰儒有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嚴厲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興作恆謹慎也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己己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寛緩如傲慢然小讓如偽者

言讓其小物如似詐偽亦謂寛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大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慙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注正義曰中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間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偽言之不愊怛也者愊怛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愊怛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偽然庾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偽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注齊難齊莊可畏

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鬭訟音義齊側皆反注同難乃旦反注同行皇如字舊下孟反夏戶嫁反為于偽反處昌慮反遠于萬反疏正義曰儒有居處齊難者此明儒者先以善道豫防備患難之事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則涼此並為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鬭訟也愛其死以有待也者非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為也者言養身為行道德也其備豫有如此者言儒者尤行善道豫防患難有如此任上諸事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注祈猶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音義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豉反又如字畜許六反見賢遍反近附近之近下可近同疏正義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為人䟽人則親而近之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者言儒者不祈土之富以義自居故云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者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

文章技藝為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者君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畜也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於人有如此在上之諸事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注淹謂浸漬之

刼刼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摯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為繼

音義 沮於庶反樂五孝反又音岳好呼報反劫居業反沮在呂反注同鷙與摯同音至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程音呈斷音短直卯反絕也又丁亂反注同浸子鴆反漬才賜反脅許劫反恐曲勇反怖普路反省所景反並音亢人音良下同更居孟反

疏 正義曰此明儒者之行有

異於衆挺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巳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刦之以衆沮之以兵者謂他人刦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見死不更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刦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巳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為儒者孔子此言雖託儒為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優儒是也案定十年公與齊侯會於夾谷之地於時孔子為都禮之事齊人欲刦辱魯君孔子使人拒之而

又齊人之樂俳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異門而出齊侯不敢輕魯還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並歸於魯是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乎行自若也過言不再者再更也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更為之流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不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斷絕其威嚴容止當可畏也不習其謀者逆事則謀不豫習也其特立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此之行也注正義曰淹淹謂浸漬之者言樂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為浸漬也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謂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沮或為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鷙蟲猛鳥猛獸也者蟲是鳥獸通名

故爲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鷙聲故云聲也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云雖有負者後不悔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敗負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注淫謂傾邪也溽滋味爲溽

溽之言欲也音義溽音辱數所具反毅魚既反邪似嗟反疏正義曰此明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溽者溽之言欲也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儉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注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音義冑直又反櫓音魯戴音戴本亦作戴鎧開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小楯時準反又音允徐辭尹反疏正義曰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忠信以爲甲冑注云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也大楯也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

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初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强學力行而自脩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儒有一畝之宫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注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宫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

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音義堵音覩方丈為堵篳徐音畢杜預云柴門也圭窬徐音豆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王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音臾左傳作竇杜預云圭竇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形也蓬步紅反蓬戶以蓬為戶也甕烏貢反牖音酉以甕為牖并必政反注同日而一反諂本又作諂敕檢反穿音川應應對之應疏正義曰此明儒者仕官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畝之宮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篳門圭窬篳門謂以荊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故云圭窬說文云穿木為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甕牖者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者謂牖牕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

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衣故言出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者上君也答之謂巳有言語君應答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巳决竭心力不敢疑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也言儒者仕官盡忠上不答不敢以諂者巳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巳宜静默不敢諂媚求進也注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篳門圭窬仕為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為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注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毁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音義稽古奚反注同稽苦駭反法式也援音袁注下同推昌誰反注同讒仕咸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信依注爲伸音申思息嗣反疏正義曰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爲後世楷模法式適弗逆世者適之也謂己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

世也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爲君上之所引取也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爲民下所薦舉也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爲君所引又不爲民所薦唯有讒諂之民其羣黨連比共危亡已者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者起居猶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爲伸雖比黨之民共危已而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已之志操不變易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者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念之也其憂思有如此者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之事也注正義曰此是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爲屈伸之伸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

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寛裕有如此者注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毁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音義行下孟反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裕羊樹反去起吕反遠于萬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此明儒有寛裕之事博學而不窮者謂廣博學問而不窮止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也又有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

脩整不傾邪也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不爲困弊不足也以儒德之脩也禮之以和爲貴者禮以體體別爲理人用之嘗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爲貴也忠信之美者見人有忠信則已美之優游之法者優柔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已法之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衆也毀方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已之方正下同凡衆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注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爲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已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爲獨處也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鋩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下與衆人小合儒者不與衆人大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

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爲屈已同凡亦是君子爲道不遠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毁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注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音義辟音避下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絶句皇以達之連下爲句疏正義曰此明儒者舉賢能之事儒有内稱不辟親者稱舉也不辟親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案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稱其儺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辟也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絶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爲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不望其報者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爲唯苟在利益國家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注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己則待之乃

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音義難乃旦反舉如字徐音振疏正義曰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爵位相先也者相先謂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為致死也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乃進也遠相致也者謂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共仕明君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

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注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已少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音義澡音早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麤本又作麄七奴反翹祁饒反治直吏反注同沮徐在呂反注同行下孟反注及下注同又如字脫並吐

外反妬丁路反壞乎怪反又音怪

疏正義曰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謂能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不知麤而翹者麤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緣有事微疏而起發之令君上得知也又不急為也者謂起發之時不急速而為之也不臨深而為高者地既高矣不臨此衆人深下之處更增高大猶言不臨此衆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衆人不以已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為多者謂已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為多以矜大也世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也世亂不沮者沮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已之本志也同弗與者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

者行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已之疏異所爲是善則不非毁之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爲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爲獨行故更言特立也注正義曰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覲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麤而翹之也云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爲也若納已言速疾則被衆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已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恒自重愛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與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注强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音義近附近之近砥音脂又音旨厲力世反分如字錙側其反說文云六銖也銖音殊說文云權分十黍之重賢知音智疏正義曰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慎静而尚寛者既慎而静所尚寛緩也强毅以與人者若有人與已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已不苟屈從之是用剛毅以與人也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

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已之博學淩夸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已廉隅也雖分國如錙銖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不臣不仕者謂不與人爲臣不求仕宦但自規度所爲之事而行故云其規爲有如此者也

注正義曰强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者解經强毅以與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已辨爭言行而彼人爲道不正已則不苟且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已之所知勝於先世賢知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案筭法十黍爲參十參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

友有如此者注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毁謗也音義並如字又步頂反本亦作並樂音洛又音岳下戶嫁反厭於豔反行皇音衡又下孟反本方絶句立義絶句志行下孟反下注儒行同謗補浪反疏正義曰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並立則樂者謂與之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毁朋友則已不信其言也其行本方立義者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同而進不同而退者謂朋友所爲與已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爲朋

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寛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寛裕亦别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寛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劣儒有大小大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邉所以尚書皐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爲天子諸侯德少則爲大夫鄉士苟達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

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注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已假仁以為說仁聖之次也音義孫音遜接似輒反又如字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施始䜴反斥音尺疏正義曰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已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温良者仁之本也者言温良之性是仁之儒行之本言仁者之儒北從温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慎為地地也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者言儒者之動作必以寛裕故云

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禮節者仁之貌也言禮儀撙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也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也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已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讓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為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

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為統閔或為文音義隕于敏反穫本又作獲同戶郭反注同詘求勿反注同徐音邱勿反恩胡困反注同累力偽反注同一音力追反長丁丈反閔本亦作愍武謹反不為于偽反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注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音義命儒命名也妄鄭音亡亡無也王忘尚反虛妄也詬徐音遘又呼候反靳居覲反杜預云戲而相媿為靳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注儒行

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没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音義行加下孟反注同疏正義曰此明孔子自言已之儒所行如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不隕穫於貧賤者隕穫是困迫失志之貌言已雖遇貧賤不隕穫失志也不充詘於富貴者充詘是歡喜失節之貌言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不慁君王者慁辱也言不見慁辱於君王而違道也不累長上者累猶繫也長上謂卿大夫言不以累繫於長上而失志也不閔有司者閔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以困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者此一節明孔子説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妄無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爲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謂之爲儒以儒相詬病者詬

病猶恥辱也言今世以命之爲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孔子至舍者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注正義曰閔病也釋詁文云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者言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云卿大夫解經長上也羣吏解經有司也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在魯哀公不用在齊晏嬰沮所毀入楚子西所譖適晉趙鞅欲害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畏匡厄陳則身被辱累多矣鄭以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恩累閔病而違道云孔子自謂也鄭知者以此一儒在衆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與孔子相會故知孔子自謂也而以儒靳故相戲者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丘長萬爲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靳之長萬宋大夫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長萬病之後弒閔公杜云戲而相愧曰靳儒行

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為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誄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為戲是當時蹔服非久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考證

儒行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疏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為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臣召南按為下不倍人臣之大義孔子每事言從周而冠用章甫必周制冠服得用其鄉之所尚故下文曰其服也鄉非違制而創為此驚世駭俗之舉也疏言立為制法之主可謂大謬且以章甫為殷冠據郊特牲毋追章甫委貌之文

耳然論語公西華言宗廟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注謂端元端章甫禮冠則端章甫猶之左傳所云端委也公西華並非宋人而所言者又朝廟贊相之事倘係殷制其可以周官冠殷世之冠以贊相當代之大禮乎哉儒行原屬後儒所記疏又以緯書附會之尤不可解也

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宋儒謂儒行非孔子之言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而旨意重

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

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按都禮

當作相禮各本俱誤

其行本方立義音義本方絶句立義絶句○臣召南按

疏則讀其行本方立義六字爲句與陸氏不同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六十六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姜令熙

謄録監生臣吳鵬

禮記注疏卷六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注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音義大舊

音泰劉直帶反近附近之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注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音義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致知在格物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音義格古百反好呼報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注壹是專行是也音義國治治並直吏反下同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注謙讀為慊慊

之言厭也厭讀為壓壓閉藏貌也音義毋音無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為慊徐苦簟反閒音閑厭讀為壓烏斬反又烏簟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注同肺芳廢反肝音干言厭於琰反一音於涉反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注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内顯見於外音義胖步丹反注及下同見賢遍反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僴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注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音義淇音其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菉音綠猗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磋七何反琢丁角反摩本亦作磨末何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僴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百反喧本亦作咺況晚反諠許衣反詩作諼或作喧音同恂依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悉反澳於六反隈烏回反詩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注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音義於音烏下於緝熙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義樂其樂並音岳又音洛注同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注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為題音義誥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本又作頤同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題徐徒兮反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

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音義盤步干反銘徐音冥亡丁反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注於止言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音義畿音祈又音幾音同緡蠻音緜一音亡巾反毛詩作緜傳云緜蠻小鳥貌

岑仕金反蔚音鬱又音尉安閒音閑止處齒渚反樂土音洛焉放虔反得知音智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注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音義緝七入反熙許其反疏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張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

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為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總包萬慮謂之心為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意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

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習學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為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為本者細別雖異其大畧皆是脩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已

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己未有此事也言已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己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為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知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

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宣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為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暫時揜藏亦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為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為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

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詩云瞻彼淇奧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奧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奧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奧隈也菉王芻也竹扁竹也視彼淇水之隈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本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盛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角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

通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為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言後世貴重之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為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為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

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為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為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

命唯為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止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邱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托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

詩緝熈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熈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熈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注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為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為厭厭自安靜也云厭讀為黶黶為黑色如為閉藏貌也諠言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為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為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為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為恂也此記為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咺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音義訟似用反毋音無誕音但此謂知本注本謂誠其意也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注懥怒貌也或作懫或作疐音義忿弗粉反懥勑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懫恐却勇反好呼報反下故好而

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岳懥音致疐音致又得計反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注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

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音義辟音譬下及注同謂譬喻也賊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敖五報反惰徒臥反其惡惡上如字下烏路反鮮仙善反注同諺魚變反俗語也度徒洛反與音余下薄與同行下孟反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注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耆欲也音義弟音悌長丁丈反下長長并注同中丁仲反注同耆欲時志反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注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為吝僨或為犇音義（戾力計反貪徐音奮本又作僨注同覆芳福反濟子禮反犇音奔）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音義（好呼報反注同行下孟反或如字）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

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注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注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音義夭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偝矩或作巨音義弟音悌倍音佩注同絜音結矩之音矩本亦作矩偝棄音佩本亦作倍下同挈苦結反巨音拒本亦作拒其吕反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注絜矩之道善持

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音義惡烏路反下皆同母音無下同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注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音義只音紙好好皆呼報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音義節前切反又音如字巖五銜反辟匹亦反又必益反與僻同僇力竹

反與戮同注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注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為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

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刼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音義喪息浪反峻恤俊反易以豉反注同爭爭鬬之爭施如字悖布內反下同工時掌反藏才浪反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注于於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祐一家也音義祐音又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音義射食亦反又食夜反父音甫舅犯曰亡人無

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注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音義辟音避驪力宜反本又作麗亦作孋同翟音狄顯許遍反為之于偽反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注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曰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音義介古賀反尚書作介音界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許虯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休休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

反啻音試詩豉反媢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能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敗必邁反𢾰戶交反樂音岳又音洛妎丁路反拂戾上扶弗反下力計反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注放去惡人媢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音義迸比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鬬之爭皇云迸猶屏也去卻呂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注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音義命依注音慢武諫反遠于萬反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注拂猶佹也逮及也音義好呼報反下皆同惡烏路反下同拂扶弗反注同菑音㦲下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佹九委反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注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注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音義肖音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注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予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音義施始䜴反予由汝反未有上

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注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為己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氷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氷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

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音義畜許六反下同乘徐繩證反下及注同蔑莫結反以上時掌反采七代反本亦作棌為之于偽反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注言務聚財為已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為也音義長丁丈反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注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

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音義難乃旦反猥烏罪反捄音救本亦作救著張慮反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疏正義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偽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斷獄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者能自誠而使民誠意自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斷獄者具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謂行身之本能自知其

身是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明前經正心脩身之事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懥謂怒貌也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或不察而不當於理則失於正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為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譬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為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為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於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當迴以譬我

我亦當莊敬則人亦必畏敬我也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為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敖惰彼人必是彼人邪辟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邪辟則人亦敖惰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恒欲其盛苗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己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辟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所謂至其家者此

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内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亦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謂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者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為之言皆喻人君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為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

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己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為惡行也謂無貪戾之事於已而后非責於人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恕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己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為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

為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徳宜為人兄宜為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為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後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徳於家在室家之内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其國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内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其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

故特詳悉罪舉令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人所易棄是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於天下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己惡之則不可廻持此惡事使己下者為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己所有惡則己不可持此惡事廻以事己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己之後不以善事施己己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以惡加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

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為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己亦惡之而不行也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己待民此經明己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為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為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慎其德乎宜慎

之也辟則為天下僇矣者僇謂刑僇也君若邪辟則為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為不易言其難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為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為本財為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

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賙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人畔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為寶唯親愛仁道以為寶也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詘惡之事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為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此篇是乃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

去惡也若有一介臣斷斷兮若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為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寛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已自有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利益哉也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媢妒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媢妬疾以憎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

功不通達於君尚書通爲達字也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其在已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抑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是謂拂人之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

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菑必及夫身矣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者謂為農桑多也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為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則財恒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恒足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言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者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

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言皆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為人君作譬言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其為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為畜養馬乘士初試為大夫不闚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為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為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䚡不畜聚斂之臣也經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盜君府庫但害財則害小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者言若能如工所言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為國家利益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為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為己財者必自為小人之行也彼為至利也者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經明為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彼為善之者謂君也君欲為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者言君欲為善反令小人使為治國家之事毒害於下故菑害並難則並皆來至也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君雖有善政之施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聚斂者惡之已著故也注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己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己他人之事反來自辟己身也云則脩身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則被賤惡敎脩己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親愛敬畏己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碩大也

釋詁文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庚之者此隐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来之也彼注意謂以思得而来之齊人語謂登来為得来也聲有緩急得為登謂隐公觀魚於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為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為登庚之以來為庚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庚為貪庚故引以證經之貪庚也云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者隐三年左傳文師衆也峻大也皆釋詁文爾雅峻字馬旁為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君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楚書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

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居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為寶者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太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

鄭國者有莘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為寶也引之者證為君長能保愛夫善人以為寶也舅犯至利也者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崤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者案尚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興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為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為彥者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為庶幾矣云媢妬也者說文云媢夫妬婦是媢為妬也其為至有也者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為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蓋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己有府庫之財為己所有也其

為信實而然言不虛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云畜馬乘者以士初試為大夫者祭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氷之家百乘之家家至為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祭雞豚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氷之家卿大夫者祭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氷喪大記注云士不用氷故知卿大夫也上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氷也但非其當故士喪禮賜氷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氷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輪是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

禮記注疏卷六十考證

大學致知在格物注格來也物猶事也○臣召南按注以來訓格於理難通司馬光謂為扞格之格即扞禦外物之意說經亦僻程子始以窮理解格物朱子從之

末之有也○臣召南按注疏於大學俱一片說不分經傳亦不云有錯簡分經傳訂錯簡自程子始而朱子從之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二句接未之有也之下程子以為衍文朱子曰此謂知本衍文此謂知之至也句上别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章句置此二句於聽訟章之後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朱子定為傳之六章釋誠意

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朱子移此二節於穆文王節後為傳之三章釋止至善

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朱子定為傳之首章釋

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至用其極○朱子定為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朱子定為傳之三章釋止

至善而移前文淇澳二節接止於信之下

疏此經大學之道云云○臣召南按刊本相承於畫

段全不分明細玩孔疏則亦自有界限大學之道至

則近道矣為一章章首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至此謂知之至也為二章言明明德之理也所謂誠其意者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為三章廣明誠意之事也各段疏宜各附本章之下而刋本自大學之道至止於信連為一段以三章之疏總附於下又截聽訟一節於後則全非孔疏之意也

聽訟吾猶人也　至此謂知本○朱子定為傳之四章釋本末　臣呂南按董槐以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聽訟章為格物傳謂格物致知傳本不闕也葉夢鼎王柏

皆以爲然方孝孺曰朱子以聽訟章爲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稍爲不類今合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與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且古人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今録於此以備一說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臣召南按以下四章本文自明即孔疏亦條理秩然但刊本相承俱接連寫則失孔疏之意耳

舅犯曰疏○此段疏闕十處又不察於雞豚疏闕十九處又注春秋傳曰登戾之疏闕五處又注楚書楚昭王書疏闕二十五處又注其為誠然疏闕二字又注卿大夫以上疏闕五處各本並同今仍其舊臣召南按疏於楚書兩引王孫圉及昭奚恤之事正以鄭注

謂楚書是楚昭王時書未嘗指定是楚語也但疏引楚語僅列觀射父則脫左史倚相一段矣又引新序一段司馬子反訛作子發又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五段宜接即賢人也之下

禮記注疏卷六十考證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冠義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注言人為禮以此三者為始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注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音義長丁丈反下同行下孟反君臣正

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注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注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音義冠古亂反除下文玄冠及注緇布冠玄冠以外並同紒音計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注國以禮為本音義筮市至反著曰筮重直用反後同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

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戸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戸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音義阼才故反著張慮反醮子笑反彌音迷適音嫡醴音禮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注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音義見賢徧反下皆同摯本又作贄同音至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注同朝直遥反成人之者

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注言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音義少詩照反之行下孟反下同與音餘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注嘉事嘉禮也宗伯

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音義弟音悌治直吏反檀市戰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之所以相敘加冠之事從始至終各隨文解之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者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禮義之中終身行之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言欲一世行禮之始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為初也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古者冠禮者此明將冠之時筮日筮賓重冠禮之事又明冠禮三加其冠以漸成人之禮故冠於阼以著代也者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者若依周禮適子醴於客位今云醮者或因先代夏殷之禮醮之用酒於客位室戶外之西必在賓客位者尊以成人若

賔容待之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謂加益有成人之事矣已冠而字之者此明冠畢加字見母及兄弟及見君之節以其成人而見人也未冠之前以其名别之既冠之後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為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故不拜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者處来故拜之非拜子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者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玄冠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黄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者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見于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成人之者此明加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冠責以成人之事若成人事立可以治人

也是冠者為治之本故先王重之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為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為曾祖廟者以左傳魯襄公冠於衛成公之廟衛成公則當今衛君獻公曾祖服虔望時解之故以祧為曾祖非鄭義也注正義曰阼謂主人之北也者案士冠禮文也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亦士冠禮文以周禮之法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若先代之禮雖適子皆以酒醮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則因而行不必改也故鄭注士冠禮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是也醮者醮盡之義故鄭注士冠禮云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云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者皆士冠禮文也但此記之作是記儀禮士冠禮之事士禮

故三加也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注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

之命音義昏者一本作昏禮者婚禮用昏故經典多止作昏字合如字徐音閤好呼報反采七在反采擇也請期徐音情又如字筵音延使色吏反傅直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也必用鴈者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節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于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

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注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

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
義 音義 醮子妙反迎魚敬反下以迎同先悉薦反子承
命本或作子承父命誤壻本又作聟悉計反女
之夫也依字從士從胥俗從知下作耳負大見反綏音
雖合徐音閤又如字巹徐音謹破瓠為卮也說文作𢀜
云蠡也字林几敏反以此巹為謹身有所承說文云讀
若赤舄几酳徐音胤又仕覲反酢音昨如冠古亂反下
文始於冠同與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醮
音餘道音導 子明迎婦之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
者謂壻父身親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也男先於女也
者適命親迎之意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
從男而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於女也若
男子不迎女自來至是女自先來不得為男先於女也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者主人女之父以壻來
親迎故拜迎於門外以敵禮待之壻執鴈入揖讓升堂

再拜奠鴈者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三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受示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降出御婦車者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也而壻授綏者謂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御輪三周者謂壻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壻御之婦至壻揖婦以入者謂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巹而酳者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者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為

一不使尊卑有殊也注正義曰以鄉飲酒禮燕禮之屬皆為賓主相酬酢故不稱醮其醮則但受爵者飲而盡之又不反相酬酢直醮盡而已故稱醮也然醴亦無酬酢不云醮者以醴尚質不為飲也故不稱醮但禮敬之而已云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者以父之醮子令其親迎與醮子冠而成人其事相似故云如冠醮與但冠禮醮子在廟此醮子在寢故云其異者在寢耳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注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音義別彼列反下同

疏正義曰前經明共牢合卺使之相親此經論謹慎重正禮之根本各隨文解之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昏禮者禮之本也者夫婦昏姻之禮是諸禮之本所以昏禮為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故孝經云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昏禮為諸禮之本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注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音義朝直遙反聘匹正反疏正義曰此經因昏禮為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注成其為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音義沐音木浴音欲見賢遍反下及注同笲音煩一音皮彥反器名以葦若竹為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腶脩之屬棗音早爾雅云棘實謂之棗俗作棗棗誤段丁亂反本又作腶或作鍛同脩脯也加薑桂曰腶脩何休云婦執腶脩者取其斷斷自脩飾也贊醴依注作禮醢音海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注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音義饋其位反一本無婦字供俱用反養羊尚反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注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音義適丁歷反上時掌反疏正義曰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又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是也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案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

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也成婦禮也者言所以見舅姑及醴之者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案士昏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為上是特豚饋也明婦順也者言所以特豚饋者顯明其為婦之孝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者案士昏禮云舅既獻姑薦俎醢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戶外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姑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婦婦受爵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以著代也者言所以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注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

舅姑還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也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者謂舅姑之適寢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以此云厥明與士昏禮異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注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音義當丁浪反一音丁郎反下注同下注和當亦同委於偽反積子賜反藏才浪反猶稱尺證反下同

是故婦順備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

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注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經明上經成婦禮明婦順之事若婦順既成則室家長久故聖王所重也成婦禮者則上經婦祭脯醢祭醴之等是成婦禮也明婦順者則上經舅姑入室以特豚饋是明婦順也又申之以著代者則上經婦降自阼階以著代是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之義也所以重責婦順焉也者言成婦禮明婦順則重著代所以厚重責婦人之孝順焉分之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別文皆總歸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既當夫氏又成婦事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注正義曰經既言順於舅姑乃和於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行是順於舅姑和謂和於室人當謂當於夫則前經所說是也云事成審者則前經以成

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宫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注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羮菜

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音義 先悉薦反芼莫報反蘋音頻藻音早毛詩傳云蘋大蓱藻聚藻詩箋云蘋之言賓藻之言早婉紆免反娩音晚詩箋云婉娩貞順貌齊音咨壇徒丹反

疏 正義曰此經更申明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順者以未嫁之前先教以四德故此經明嫁所教之事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者此謂與君為骨肉親廟有四髙祖之廟未毀陰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也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者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髙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所以成婦順也者以為未嫁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為婦之順欲使嫁而為婦恭遵此教而成和順 注正義曰此云教

於公宮故知是天子諸侯同姓也天子當言王宮今經云公宮知兼天子者此云公宮謂公之宮也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爾非謂諸侯公宮也此昏義雖記士昏禮之事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故此經教女舉貴者言云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案内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巳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也者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者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出以下皆然與諸侯共高祖廟未毁所出之女皆自公宮教之天子雖七廟親廟止自高祖以下也云公君也者鄭恐唯謂諸侯之公故解公為君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也者鄭既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

人嫁女各於其家也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云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者以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其祖唯魚故云告事耳非正祭也云其齊盛用黍者以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為羹則當有齊盛此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云君使有司告之者約雜記釁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也若有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者此謂與宗子或同曾祖假令宗子為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為壇于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曾祖則為壇告曾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為壇告高祖焉此注或有作墠者誤也所以知者以祭法篇適士二廟一壇則曾祖為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為壇或可宗子為中士下士但有一廟無壇則為壇而告之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隂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治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注天子六寢而六宫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嗣施外内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

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音義嬪毗人反治直吏反下及注除后治陰德皆同應如字音應對之應疏正義曰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故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為但后之所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為立六官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為內外也注正義曰案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脩注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云六官在前者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

百此百二十人延於百數故云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也云內治婦學之法也者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者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為王所求為於此宮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注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

有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音義適直革反下注同見賢遍反下及注同為于偽反下文皆同蕩徒浪反滌直歷反又杜亦反去起呂反穢紆廢反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注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為齊聲之誤也音義衰七雷反下同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齊音同疏正義曰此以下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為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與母之義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者謂救日之時著素服蕩除天下之陽事有穢惡者案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庚午之日始有讁讁謂日之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君之不善而日食凡日食若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公問於梓慎禍福何為對日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也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為災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木反克金故為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衛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為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為木辰為土卯當克土今日食土反克木故為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為水午為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為災者以秋七月夏之五月是壬午之時得有克壬之理故不得為災杜預以為假日食之異以戒懼人君其言若信若不信信不可定以為驗也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音義庠音詳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注揚舉也今禮皆作騰音義盥音管觶之豉反說文云鄉飲酒角也字林音支絜音結下同一本作致絜敬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注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

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注道謂此禮音義爭爭鬭之爭下同遠于萬反辨如字徐甫免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初明鄉飲酒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者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庠門外也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于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于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所以致敬也者言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尊讓絜敬也者

言入門而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觶是絜也拜至拜洗之等是致敬也故總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注正義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為庠州黨為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于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今案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故鄭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以此言之則州黨為序其義非也今云州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鉤楹內是內之深無室事顯正得讀豫為榭是無室故也不得讀豫為序以序非無室之名故云非也以有楹內楹外之言故鄭特云序非也謂正鄉射文非非是餘處序字皆非也餘處之序並皆無室也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為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為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也周時州黨之序則無

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别故鄉射注云序乃夏后氏之學非謂州黨之學也以鄉射為豫巳非今文為序又非故云亦非鄉學雖為序云亦有東西墻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為序據其序内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戸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音義鄉人士君子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内為六鄉外為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

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卿卿去京反飲于鴆反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注羞燕私可以自尊也音義羞音脩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注絜猶清也音義榮如字屋翼也劉音營清如字皇才性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設尊及玄酒貴其質素又羞出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也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者謂鄉大夫也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者以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故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者北面設尊玄酒在右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玄酒在西者地道尊左貴其質素故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

者謂供於賓也洗當東榮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從冠義以來皆記者禮出儀禮經文每於一事之下釋明儀禮經義每義皆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皆倣此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注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音義介音戒下放此輔賓者僎音遵輔主人者魄普百反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也坐才卧反又如字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

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注凝猶成也音義凝魚矜反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注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注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注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

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注**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為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温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賓象三光者謂衆賓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者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内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曰聖者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德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於事得宜

故曰德也德也者得於身也重釋稱德之義是得善行於其身謂身之所行皆得於理也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者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令以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是故聖人務焉者以上賓主德義之事於禮最重故聖人務焉行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

爭矣注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實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

音義祭薦本亦作薦同嚌才細反肺芳廢反啐七内反專為于偽反下及注專為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又祭酒是賓敬主人之禮也嚌肺嘗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者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於席末謂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之末又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

不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者若此席專為飲食應與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是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于已故在席末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者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者卒觶主人酬賓主人先飲卒觶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故不於席所而卒觶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是席之上上亦正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者先禮則貴後財則賤則亦上下互而相通也注正義曰以經卒觶致實既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舉其事者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故更言致實也云酒為觴實者以盡酒稱致實之意酒為觴中之

賔令致𧉼此賔也云祭薦祭酒嚌肺于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者皆鄉飲酒禮文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注此說鄉飲酒謂黨正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音義 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索色百反屬音燭太守音泰下手又反相息亮反漢制郡有大守國有相或息羊反則以連下句

疏 正義曰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

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所以明尊長也者言欲明尊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所以明養老也豆以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而后乃能入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者諸於也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以教之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是教之鄉飲酒之禮既州正教射黨正教飲酒則民知尊長養老故孝弟之行以此而后立也注正義曰鄭知此經所説是黨正正齒位者以儀禮鄉飲酒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

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之時正齒位及其禮未皆以醉為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云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者此則州長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者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鄭更云別解此州黨謂之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為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為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己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主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大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也故引以相證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音義易易皆以豉反注及下易易同疏正義曰謂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吾觀於鄉者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注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音義別彼列反注及下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鄉飲酒之禮主人待賓之異明貴

賤之別也衆賓自從之者主人親自速賓并往速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也而衆賓自入者謂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注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音義省所領反徐疏幸反注同酢音昨殺色戒反注及下同疏正義曰此明主人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者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及介省矣者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也

足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者案鄉飲酒之禮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隆殺之義辨矣者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為二人**音義**笙音生間間廁之間合如字徐音閤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賓罷則以禮正之不至流邪之事也工入升歌三

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瑟與歌者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謂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

升則笙吹采蘋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云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工告樂備遂出者工謂樂正工北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為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鄉飲酒云作相為司正又云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賓禮辭許注云為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又云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

云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失禮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遺猶脫也忘也音義少詩召反沃於木反弟音悌下弟長同脫徒活反又音奪疏正義曰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長幼無被遺棄之事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算爵之節也但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算爵欲見無不周徧弟長而無遺知終沃洗是其無算爵者案鄉飲酒記主人之

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與是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者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故云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注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音義廢朝直遥反注朝夕既朝同莫音慕下同先悉薦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

矣朝不廢朝者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也莫不廢夕者謂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夕此謂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節文終遂焉也者終謂終竟也遂謂申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猶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謂安在於燕樂而不至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總結上經明上五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者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義別第二云

隆殺之義別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弟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種之行也彼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為彼國故云彼彼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記者更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雖備故此更詳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者前文天地共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析言之賓以象天主以象地賓者主之

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設介僎以象日月者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注正義曰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生養萬物音義亨普萌反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注海水之委也音義阼才路反委於偽反尊有玄酒敎民不忘本也注大古無酒用水而已音義大音

泰

疏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立主象地以下諸文之意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者此覆說前文羞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者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榮因說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者此覆說上文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注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

也愁讀為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為殺音義鄉許亮反下及注鄉仁南鄉東鄉皆同蠢尺允反蠢動生之貌夏戶嫁反下同愁依注讀為揫子留反下同爾雅云揫聚也藏如字下同徐才浪反偝音佩殺如字又色戒反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覿其間也音義覿音間廁之間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注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音義共音恭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

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音義魄普伯反　參七南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更總言鄉飲酒禮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以成禮産萬物者聖也者聖之言生也東方産育萬物故為春為聖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者假大也謂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亦為仁於五行春為仁夏為禮今春為聖夏為仁者春夏皆是生育長養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以生物於春如通明之聖故東方為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中者藏也者此言北方主智亦為信也若以五行言之則為信若以其生長收藏言之則為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者主人獻酬之禮西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閒在於賓主之間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義意東方産育萬物主人共客所須故主人造為産萬物之象者也月者三日則成

魄者謂月晝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月輪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晝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三賓者為政教之本者凡建國既立三卿助君治國令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注正義曰樂既為陽故禮為陰月是陰精故禮之大數取法於月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考證

冠義○呂氏曰冠昏射鄉飲酒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禮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 臣召南按朱子謂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如有士冠禮則記有冠義有士昏禮則記有昏義之類推此而言則未經秦火以前儀禮既不止十七篇即諸儒解釋儀禮之義亦不止於數篇也今儀禮尚有士相見公食大夫覲禮而

記無其義則散佚者多矣

見於母母拜之○臣召南按士冠禮冠訖未字先見於母字訖乃見兄弟等此文見母見兄弟俱在巳冠而字之下不分先後此因拜字類述賈疏曰記人以下有兄弟等皆拜故退見母於下使與兄弟拜文相近也

疏見於母母拜之故不拜也○臣召南按故不拜也四字俱衍此因下文言唐禮不拜而誤者也

昏義納采問名疏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臣召南按此疏誤矣問名不過問女之姓氏耳非問女所生之母之姓名也士昏記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注曰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賈疏曰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也並無問其女之母姓氏之說

男先於女也疏適命親迎之意○按適字當作釋

厥明注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臣召南按鄭以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上無厥明二字故疑此文或為大夫昏禮也然亦安知士昏禮之不有脫文乎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注疏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按當作特就公宮教之文誤倒耳

鄉飲酒之義○臣召南按孔疏言鄉飲酒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賔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

長春秋習射一年再飲者也四則黨正十二月蜡祭一年一飲者也詳見篇目下與論語所云鄉人飲酒者不同此篇是解鄉飲酒禮之義但鄉飲酒禮專言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事此記則兼及黨正之飲酒而其餘二條禮亦不異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君子謂卿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臣召南按疏則注當云君子謂卿大夫也士字衍卿大夫士飲國中

賢者以篇目下疏及賈疏推之又當作鄉大夫士

四面之坐○臣召南按儀禮乃席賓主人介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獨於遵不言坐處遵坐東北賴此記以明之

祭薦祭酒敬禮也疏祭脯醢奠爵右取肺○按右下當有手字

六十者坐云云注○臣召南按注惟此一節為黨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事此儀禮本文所無者

注疏則從郡之太守及主國之相○按主國當作王

國

介必東鄉介賔主也○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

敬主欲以尊賢若賔主相對則其禮主於敬主矣故

其位賔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尊賢之義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考證